

H 及时应令

山楂

■ 杨献平

红艳艳的果子，藏在稠密的叶子里。我竟然不知道母亲什么时候在院子的左边栽种了一棵山楂树。因为那房子是父母分给我的，我又不常在家，院子里荒草较多，还有梧桐树、梨子树、酸枣树、苹果树，等等，若不仔细看，极难发现那一棵孤零零的山楂树。

我伸手摘了一颗山楂，擦了擦，放进嘴里，簌簌而开的山楂，起初是柔绵的，舌头一接触到果肉，就是一股凌厉的酸。

地上也掉了很多，我捡起来，叫弟弟的几个孩子，他们却都不吃。我说，这是很好的东西，中药。他们笑着摇头。

我记得，自己小时候，别说如此之多的山楂，就连酸枣、野葡萄和莢蒾，看到都会席卷一空，即使吃不完，也要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，想吃了再吃。而现在的孩子们，却对野果没有任何兴趣，即便落在地上烂掉，也不会自己摘着吃。这或许是时代的另一种表现，当人们口腹满足之后，散落在山间野地里的果实，就真正地归属于鸟雀走兽和自身的凋零命运了。

前些年，秋天回老家，也总是会去对面的南山。最悲的一年，是父亲去世后。我和弟弟一直想给他找一个更好的安息之所，便开着车子，到山里四处转悠。从前总是光秃秃的山，如今到处都是深密的蒿草和荆棘，树木盘根错节，密不透风。弟弟说，以前的人还烧柴，现在都在烧煤气了，没人打柴，也没了牛羊，山上的草疯了一样，长得遮天蔽日的。

遇见一个地方，背靠山脉，地面平坦，前面还有一道起伏的山岭，之间是一条小河。弟弟说，这地方以前有人住家。果不其然，拨开冲天的蒿草，真的看到了老房子的遗址。再一边，居然长着一棵巨大的山楂树，上面的山楂异常稠密，压弯了树枝。我不由得惊叫一声：“山楂！”弟弟说：“这里多得很！”

还真是的，我低头钻出树荫，四处张望，只见一片山楂树，每一棵上面，都是已经红了的山楂，远看，就像是硕大的红花，围着绿叶，向着日光，炫耀自己丰盛的紫红。我摘了几颗来吃，还是很酸，但味道纯正。我以为这山楂是别人家专门栽种的，弟弟说：“先前倒是有人管，现在没人收，都掉在地上烂掉了！”我连说可惜。弟弟说：“要是咱小时候，别说这么红的山楂了，恐怕早在青的时候，就被‘洗’光了。”他说的“洗”字，是我们南太行当地的方言，意思是“摘”，等同于“洗劫”，多用来形容好玩的事儿。

回到家，母亲听说后，便拿了口袋，说：“要去摘回来。烂在那里，可惜了！”我说：“摘回来做啥？”母亲回称：“卖个钱呗！”我和弟弟笑着说：“不用，我俩给你钱！”母亲说：“你们给的是你们的，那山楂烂了可惜，卖个钱，也减轻了你们的负担！”

我和弟弟笑笑，帮着母亲拿了口袋，把她扶上车，到山里捡山楂去。

H 风物写意

买得一枝春欲放

■ 路来森

挑春卖花，是一件风雅的事情。

可惜，如今难以再现。现今之卖花者，多于花店之中；偶尔，街头卖花，亦是恰逢节日，应时，应景而已。提篮、挑担，穿街走巷，风情摇摇的卖花风景，也只能在历史的回望中，遥瞻了。

有宋一代，文风大盛，整个宋代，一派儒雅。其流风余韵，波及民间，故而，寻常之事，亦多存留一份骚人风致。

卖花雅事，宋人诗文中，多有记载。

孟元老《东京梦华录·卷七》里说，万花烂漫，牡丹、芍药、棣棠、木香，种种上市。卖花者以马头竹篮铺排，歌叫之声，清奇可听。晴帘静院，晓幕高楼，宿酒未醒，好梦初觉，闻之莫不新愁易感，幽恨悬生，最一时之佳况。

马头竹篮，是盛装鲜花的工具。卖花人，将时令鲜花摆放在马头提篮中，然后，沿街叫卖。最有意思的是其叫卖声清奇可听，有音乐之美，而不是简单的吆喝。

由此可见，彼时卖花，不仅仅是一种商业行为，于某种程度而言，已然具有某种艺术韵味了。

词人蒋捷，有词《昭君怨·卖花人》，专写卖花人情状。词曰：

担子挑春虽小，白白红红都好，卖过巷东家，巷西家。帘外一声声叫，帘里鸦鬟入报。问道买梅花？买桃花？

这首词，虽简单易懂，却情景毕现，极具画面感。卖花人，用担子挑着花，花色有红有白，品种繁多；挑担悠悠，穿街过巷，走了东巷走西巷；一边行走，一边还大声地吆喝着：“卖花了，卖花了……”竹帘内的丫鬟听到了，赶紧告知她的主人，并且询问道：“是买梅花，还是买桃花？”

想那宋人，真真是风雅，卖花人一路走来，一路花开，一路花香。仿佛整个宋朝，都花香弥漫，氤氲不散。而“挑春”二字，最是耐人寻味：担子上，挑着的是花，更是整个春天。春天，就在卖花人的花担上，绽放了。

此情此景，连那新婚不久的李清照，竟也情不自禁来了一首：“卖花担上，买得一枝春欲放。泪染轻匀，犹带彤霞晓露痕。怕郎猜道。奴面不如花面好。云鬓斜簪，徒教郎比并看。”（《减字木兰花》）

然而，有宋一代，最是妇孺皆知的卖花记忆，还是陆游的那句“小楼一夜听春雨，深巷明朝卖杏花”，何其幽微，而又何其清新！一夜春雨，第二天的早晨，花香一脉，便在小巷里流淌开来。

瓯，小盆也。这是《说文解字》里的解释。多年前，对“瓯越”的“瓯”就颇有兴趣。一时不太理解，为什么温州这个地方，简称是“瓯”。瓯，原来指土窑烧造成一种泥陶凹状容器。五千年前的温州市出产“瓯”，大家呼名其地，称这儿的住户为“瓯人”。后来看温州的地理环境，有一种偏安一隅的安稳，山海环绕，可不是一个小小盆状的放大？顿觉“瓯”颇为传神。

瓯是泥陶的，金瓯则隐喻疆土之完固。中国第一首法定国歌是《巩金瓯》。金瓯出自《南史·朱异传》：我国家犹若金瓯，无一伤缺。从金瓯，到“瓯”，温州，也可谓是犹若金瓯，无一伤缺。

此行自南海而北上瓯海。瓯海，是温州四大主城区之一，温州古称瓯，瓯江口习称瓯海。《山海经·海内南经》有记载：“瓯居海中”。瓯海之名由此而来。

瓯海之行，以瓯相见物产之丰饶。瓯柑，也是这次出行的由头和主题。乘坐农家简易的水泥船，行走于温瑞塘河曲曲折折的航道里，最后踏入一眼不见尽头的果林，翠绿的枝头挂着金黄的瓯柑，在地头的仓库里则堆得满坑满谷，丰饶得令人心生欢喜。此时正值小雪节气，同行的本地朋友介绍，瓯柑刚采摘时，并不是最甘甜的时节，可以一直存放到春节甚至端午而并不腐坏。放得越久则越甘甜，而且还有药用，“端午瓯柑似羚羊”。怪不得南宋张世南在《游宦纪闻》中感叹“永嘉之柑为天下冠”。而南宋抗金名将韩世忠长子、永嘉太守韩彦直编著的《橘录》，对温州柑橘之优赞誉备至。

瓯柑历久弥新的甘甜，令我想起海南的一种水果——绿橙。瓯柑的味道里承载着时间的重量，而绿橙则传递一个朴素的道理——“果”不可貌相。绿橙哪怕已经成熟，外皮依然“只此青绿”，你无法从外观上予以分辨。但剥开外皮，内瓤则是细腻红润多汁的肉质，一样的甘甜。柑橘并非只有金黄色的才是成熟，柑橘也可以存放上数月而依然甘甜。

瓯柑历久弥新，塘河源远流长。直到

H 岁月山河

瓯海之名

■ 李宁

来温州，来瓯海，才有了一个“塘河”的概念。塘河，指人工河，堤岸垒成的河流，后泛指人类修筑的河流。不同于运河通航、灌溉、供水、导流功能，塘河主要为抵御洪涝灾害及潮汐。塘河的称呼多出现在东部沿海。温瑞塘河位于瓯江以南、飞云江以北的温瑞平原，是温州市境内十分重要的河道水系，分属于鹿城、瓯海、龙湾、瑞安等“三区一市”管辖。温州是山水之城。水有大小。大是东海和瓯江，小是塘河。温瑞塘河纵横交错，勾连四方。她运载、哺育、保护着温州，她是温州的“母亲河”，也是“东方威尼斯”这个称谓的来源。现代化的车轮滚滚，很多实用性的功能被更多的方式替代了，但温瑞塘河作为景观的本身，作为文化和生态功能的重要载体，就是一种很重要的作用。

我们在温瑞塘河水道里飞驰的时候，两旁的景色变幻，恍惚间回到千百年前这片土地上的生活。《早春塘河》诗曰：“芳郊惊蛰后，洞壤蛹能掀。绿水平春岸，红葩发晓园。鱼游鳞暖耀，鸟翥翮晴翻。漱径行人静，偏怜过楫喧。”（《载敬堂集·江南靖士诗稿》）那是何等美景。

物是人非。那些塘河上曾经丰富多样的桥，大多也在历史中湮灭了，只留下断壁残垣，留下的历史，也被时代所重新塑造。将军桥，即是如此。将军桥位于瓯

海景山街道和鹿城区城郊乡交界处，跨勤奋河。将军是唐代温州的守将龚炳，又称龚欧涛。自三代起，为政者能造福一方的重要体现就是能够治水。从大禹治水，到李冰父子的都江堰，再到苏堤、白堤，那些为百姓带来在处的功绩，也成了流芳百世的好名声。龚欧涛将军也是如此，他到温州任职的时候，温州城西南没有什么像样的水利，百姓饱受旱涝之苦，龚将军心系百姓，疏浚河道，变水患为水利，解百姓之苦。龚将军后遭叛军杀害，百姓建庙以祭祀，建庙之始就称“将军庙”。而将军桥起初并不叫将军桥，原本叫行春桥，后变成介福桥，由于桥建在将军庙前，人们习惯都称呼为将军桥。久而久之，人们心目中就失其本名而只知其为将军桥了。将军桥当初如同大多数塘河上的桥一样是石板桥，1971年改为钢筋混凝土结构。管朝涛兄开车载我们从这桥上过，今日看来，已经是很普通的一座桥，然而想起这背后的故事，仍有一种历史烟云的沧桑弥漫心头。

慎终追远，民德归厚矣。将军庙已是往事，龚欧涛将军纪念馆却已重修。我们来到瓯海的任桥村，在龚将军后人的带领和讲解下，了解龚欧涛将军的事迹。我过去对温州有一种刻板印象，精明、能吃苦、善于谋利，几乎都跟经济相关。此番到达瓯海，才感受到此前并不知晓的温州人的品格。在龚欧涛将军纪念馆，我们看到的是温州慎终追远的美德；而在燎原社史陈列馆，我们看到了温州人敢为天下先的品格。

还必须要提及的是，塘河文化发展促进会的存在。在其他地方也见过不少类似机构，大多数印象平平，没有特别突出的事迹。但塘河文化发展促进会的诸位朋友，他们爱护生于斯长于斯的这片水土，爱护这片水土本身和生长的文化。通过这样一个机构，这样的一个民间协会，实实在在承担了很多工作，以水滴石穿之韧劲，建构瓯海之文化与精神。这样一种不计付出的努力，也是瓯海人的醇厚品格。

H 诗路花语

寻白沙陨石坑(外一首)

■ 周济夫

见说来天外，为年百万经。
楚餘存吻迹，溅处失遗形。
峰壑萦怀热，胶茶熨眼青。
当时惊一瞬，隐隐有雷声。

◎车过鹦哥岭主峰

神鹦扬巨喙，振翮若鲲鹏。
炯炯观云变，轩轩转力充。
家园珍翡翠，呼吸接霓虹。
华毂追风处，千山青绿拥。

春天的契约

■ 黄辛力

那一缕春风
熨平了你的衣角
不论白天还是黑夜
你都可以精神抖擞地抬头
脚步轻轻地前行

那一阵春雨
淋湿了你头颅
你的绒毛长成了
齐刷刷的美鬓
如同那些花花草草一样
从此飞翔有了
坚定的指向
向上的伸展或突破的可能

那一声春雷
震醒了你的灵魂
你与万物一样
不需粉饰
同样能赶赴一场
美丽的盛宴
徜徉在万紫千红的世界里

春悄悄地拿出了
千年万年的契约
久远而从不变约定
分担与共享
永远是一样的比重
春天，并未薄待任何人

通什镇(外一首)

■ 唐鸿南(黎族)

这里的群山
告诉我
那些满山生长的
野芭蕉的叶子
只要伸出手来
一路向过往的人们
表达情意的时候
通什的流云
骤然，会变得更低
但我已在不知不觉中
躺进了绿色的心脏
和海岛的中心
黎话早就说过
这里本是高山流水的地方
因此，通什这个黎族土话
离太阳，就更近了
近如五指山的峰值
晒着阳光浪漫
那么耀眼
而又那么亲近
每次走进它
都被黎歌的性情
扛着出来
久久酣醉

◎水满茶
水满大叶茶
其实不大
但它从黎话中长出来
就已经足够大
小小的叶芽
可以种下整个水满的村寨
茶的心态是绿色的
可以覆盖雨林的密度
背靠着五指山的润泽
水满的茶
是快乐的海拔
颜色在茶水里游说
不停地晃动着
谈论不完的民间故事
水满茶啊
总在水满心中
越长越大



投稿邮箱

hnrbzp@163.com



H 人生况味

悠闲搬家

■ 英群

搬家第二天，上班时路遇好友小莉，见我灰头土脸睡眼惺忪，问：怎么这造型了？我说搬家了。小莉尖叫，不是前些日子刚搬完家吗？这又往哪儿折腾呀？我脑袋摇得像拨浪鼓，迅速回应：本人虽然搬家多次，但与有些人每年17%的搬家纪录相比，搬家的次数还不算多！搬家次数多了，便慢慢悟出了搬家的门道，为此我把搬家概括为传统搬家和现代搬家两种。其实，属于什么类型的搬家，只要看看搬家者的东西，便猜个八九不离十。车上基本没有什么值钱的玩意儿，破东烂西，零零碎碎，有点惨不忍睹，那肯定是传统搬家了。我第一次搬家，正赶上那个特殊年月刚结束，物资匮乏，搬家时甚至连压酸菜缸的石头也舍不得扔掉。所以说，传统搬家每次累得像扒层皮，至少掉好几斤肉。

改革开放后，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，住房条件普遍得到了改善，搬家次数也随之增加。就拿我来说，仅去年一年就搬了两次家。搬家次数多，自由的心灵仿佛得到了释放，个中的体会妙不可言。记得这次搬家，女儿惊慌失措，问我怎么办？我不假思索地回答：两个字，一是兜(将各类物品用床单、窗帘之类的东西兜一起)；二是扔(没有用的东西坚决舍弃)。但是要真正做到这两点，尤其后一点并不容易。近年来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一股怀旧情愫在我心中暗暗滋生。我最缅怀的是一只旧樟木箱子，搬家时，一激动便把它送给了农村的一位大婶。后来，在一次出差时，我意外发

立即把一堆小东西放了进去。一日，一朋友闯入我家，发现我的睡床，不禁眉头紧皱，目光不忍驻留，然而，我却至今悠然地睡在那张破旧的床上。床的一侧，摆满我喜欢的书籍，枕边放着一摞草稿纸，只待灵感闪现，便一一记下。就这样，我一连写了好几篇自己喜欢的文章。我是一个普通且容易知足的人，在平凡简朴中悟出生活的快乐，自然别有一番滋味。

又是一个清晨，上班途中见小莉驾车驶在眼前，他们两口子几乎同时下车，有说有笑。我问两人做什么去？小莉轻轻一笑，嘴一撇，说：“搬家呢。”“东西呢？”我边问边向车里打量。小莉手指车上一只不大的皮包，懒懒地说，什么东西呀？都不要了，送给人家了，就带几件随身穿的衣服。

小莉驾车离去。我怔怔地望着轿车后面上滚起的扬尘，只觉刚刚垒起的精神大厦，仿佛被什么东西击中了似的。我感到小莉没有驶远，她身上的那种气势正排山倒海般地向我压来。此时再联想起我那张睡床，一股悲壮之感油然而生。是啊，搬家居然能够搬到这个份上，宛如一对情人在“私奔”。

我想，这就是所谓的现代搬家吧。

回家后，我把这事跟女儿讲，女儿竟不以为然地说，现代人搬家的最高境界就是看不出在搬家，家具之类的东西统统不要，手拎个皮包就走人。

我现在搬家的方式，介于传统与现代之间，我把它称为悠闲搬家。这么说，我现代搬家已经近在咫尺了。